

第一章 知识的对象

一切精神寻求 皆进向一“ 知识 ”之对象 凡人寻常不以心思的眼光注及的 不注及那某人或某物为“ 永恒者 ”,“ 无极者 ”,“ 绝对者 ”, 非我们所识感到的那些有时间性的事物或力量, 虽则他或它, 可在它们内中, 或它们后面, 或为它们的渊源或创造者。这标指知识之一境, 以之我们能接触, 进入, 或由同一性而知道这“ 永恒者 ”,“ 无极者 ”,“ 绝对者 ”, 一种知觉性 异于我们的理念的和形相的与事物的寻常知觉性, 一种知识, 非我们所称为知识者, 而是一自体存在底, 永存底, 无极底什么。虽则这可能或甚至必须从我们的寻常知识工具出发, 因为人是一心思动物, 可是这同样必须超出这些工具, 而运用超识感与超心思底工具与机能, 因为这是在寻求一本身为超识感底和超心思底什么, 出乎心思和诸识的摄持以外, 纵使由心思与识感, 可能得到其最初一瞥

或一反映形象。

凡诸传统学派，不论其间旁底分别为何，总皆在这种信仰或知见上进行。即“永恒者”和“绝对者”只能是或至少只能寓居于一非宇宙底存在之超上境，或否则便是一非存在。凡宇宙底存在或一切我们所称为存在者，皆一无明之境。甚至最高底个人完善化，甚至福乐底宇宙境界，也不外是一最上底无明。凡为个人者，凡属宇宙者，皆当为绝对“真理”的寻求者所坚决拒绝。无上宁定底“自我”或否则一绝对底“空无”乃是唯一“真理”唯一精神知识的对象。我们所当达的知识境界，异乎此时间性底知觉性，便是“涅槃”自我之消灭，心思、情、命和身体的一切活动之止息，无论什么活动皆止寂，一无上底光明底宁定，一非个人性底寂静之纯粹福乐，自体凝敛而不可名言。其方法，便是静虑，除外一切其他事物的集中，心思全般汨没于其对象里。行动是所允许的，只在寻求之起初诸阶段，使此求道者纯洁化，使他在道德上在气性上能成为知识的一个适合底容器。甚至这种行动，也应当或则限于敬拜仪式之举行，及为印度教经论所严格规订的那些人生之固定职责的履行，或者，如在佛教的戒行，应当遵循八正道^①以趋于慈悲行事之无上修为，便引到自我之实际消灭于利他之善。终于在任何严格而纯粹底“知识瑜伽”（*Jñāna-yoga*）中，一切工作皆当捐弃，为了得一全般寂静。行为

① 即八圣道：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可准备救度，但不能给予救度。任何于行事的持续随顺，与最高底进步相违，对于达到精神目标，可能是一毋由胜过底阻碍。寂静之无上境，正与行为相反对，非坚持工作的人们所得达。而且甚至崇敬爱礼拜皆是给未成熟的心灵之训练，最佳也只是“无明”之最好底方法。因为这皆是奉与异于高于大于我们自己的什么；而在无上知识中，不能有这什么，既或则只有一自我，或则全然无自我，因此也没有作此敬拜与献此爱忱和崇奉之人，也没有接受者。甚至思想活动也当消失于同一性或虚无性之唯一知觉性里，以其自有的止寂，成就整个本性的止寂。唯独是绝对‘同一者’当存，或否则是永恒底‘虚无’。

这纯粹“知识瑜伽”由智识而来，虽则它终于智识及其工事之超上。在我们内中的思想者，自加分别于其余一切我们在现相上之为我们者，弃绝了情心，从生命与诸识退引，与此身体分离，使他能在那甚至超出他自己和他的功能以外者中，达到他自己的除外底成就。有一真理承托在这态度下，亦如有一经验似乎正是这态度。有一“真元”在其本性上是至静，有在此“本体”中之一无上“玄默”，它出乎其自体的发展与变易以外，它不变易，因此高出一切活动，它至多是这一切活动的“见证者”。在我们的心理功能之层级中，“思想”在一方式上是最近此“自我”至少最近于其为全知觉底知者一面，这知者看到一切活动，却能从它们全部后退。我们内中的情心，意志，及其他权能，基本皆是活动底，自然转向行为，由之而得其成就，——虽然它们也能自

动地达到某种定止，或由在其活动中之满足的极致，或否则以一反转底耗竭程序，由不断地失望与不满足。思想也是一活动权能，但它更能由它自体的知觉底选择和意志而达到静止。思想比较容易满足于这玄默底“见证自我”之光明底智识知见，高于一切我们的活动者，而且，一旦见到那不动底“精神”了，遂自以为其寻求真理之使命已经完成，便准备止息而自体变为不动。因为，在其最特著底运动中，这本身很宜于为一无利害关系的事物见证者，判断者，观察者，有甚于为工作中的一急切参加者与热烈工作者，很容易达到一精神底或玄哲底平静与离系底邈隔。人既皆心思有体，则思想，倘不真是他们的最高最好底，至少也是他们的最恒常，平凡，和有效底工具，以启明他们的无明。既具备了总集，与观照，静思，定虑，及心思之集中凝止于其对象上^①这种种功能，它居于我们的头顶上，对作为我们所追寻之实践为一必不可少的佐助，而且这也不足为奇的，它之自诩为旅行的领袖，唯一可得的向导，或至少是庙堂的最直接且最内中底门扉。

如实，思想只是一巡邏者与开路者；它能领导，但不能命令或发施效果。旅行的领袖，长征的首领，我们的牺牲之第一最古老底祭司是“意志”。这“意志”不是情心的愿欲或思心的倾向或要求，如我们常给予这名称的。这“意志”是那最内中，最主

原注：*śravaṇa*, *manana*, *nidhidhyāsana* 即“闻”，“思”，“修”。

要，而且时常隐蔽了的知觉力量，即我们本体和全有体之知觉力量，^①独尊地决定我们的向往，而智识和情心，多少皆是其盲目底和自动底仆人和工具。那一平静底“自我”安定空无一事物，乃生存的一个支持和背景；至上“什么的一沉静底涧道或一假实；它本身不是唯一全然真实存在，它本身不是“至上者”。“永恒者”、“无上者”是“主”是发源一切的“精神”。超出一切行动而不为任何行动所束缚，它是一切行动之渊源，认可，材料，主宰，有效之能。一切行动皆发自此无上“自我”，为其所决定；一切皆其施为，皆其自有的知觉底力量之程序，而不是属于异乎“自我”的什么异乎此“精神”的什么权能。在这些行动中表现了“精神”的知觉底“意志”或“权能”动作以显示其自体于无穷底方式里，一种“意志”或“权能”非是无明底而是与其自体的自我知识一致，与其所当表现的一切之知识一致。这个“权能”，以我们内中的心灵信仰与秘密精神意志，我们的本性之主要隐秘力量，为其独一无二工具与“无上者”更近相交接，设若我们能一旦达到它，摄持它，则是一更准确底向导和启明者，因为比较我们的思想权能的表面活动更深沉更亲切接近“同一者”与“绝对者”。知道那个意志在我们自己中间且在宇宙中间，随从之至于其神圣底终极，不论那些终极为何，必然是最高底路，和最真底

Tapas 苦修与忏悔之热忱毅力 ;*Śakti* 权能或威力 ;*Sraddha* 虔信或信仰。

造诣，为了知识一如为了工作，于人生中的寻求者，于瑜伽中的寻求者。

思想 因其既不是“本性”的最高底或最强底一部分 甚至亦不是“真理”的唯一或最深底指标，便不应当追寻其自体的除外底满足，或以之为其达到了无上“知识”的表征。它在此到某一点上 是情心 生命 及其余诸体的向导 但它不能代替它们 它不当唯独注及它自体的究竟满足，却应当见及是否此其余诸体也有其原意当有的究竟满足。一条除外底抽象思想之路，可得其是正 只倘若宇宙中“无上意志”之目的 不外乎是一种下降与上升，下降入无明之活动里，以心思为蒙蔽着的工具和典狱者，由它以谬误底理念与感觉而为的，上升于知识之静定里，同样为心思所为，以正当思想为启明底工具和救度者。但机会是世界中实有一目标，非如此矛盾和漫无所谓，有一向“绝对者”的冲动 非如此枯干 如此抽象 有世界之一真理 更广大更复杂 有“无极者”之一高度 更丰富为无极。必然，一抽象底逻辑 必常达到如古之学派所达到者，一无极底虚空底“否定”或一无极底同样虚空底“肯定”因为是抽象了 它向一绝对底抽象化推进，唯有这两种抽象化，乃绝对是绝对底。但是，一具体底而永是深化底智慧，待得无极底经验之多而又多底富藏，而非此狭隘且薄弱无能底人类心思所信托的抽象逻辑，更像是启开神圣超人底知识之钥。情心 意志 生命 甚至此躯体 不下于思想 皆一神圣“知觉本体”之形表 重大意义之指标。这些亦皆有其权能 心

灵以之能回到其全般底自我知觉，或有其工具，心灵以此能享受之的工具。“无上意志”的目的，很可能是一登峰造极，其间整个有体，意在得到其神圣满足，高峰照明深渊，物质底“无心知者”，以无上“超心知”之感触，自明其为“神圣者”。

传统底“知识之道”，进行于消除而相续弃去身体，生命，识感，情心，及思想本身，以汨没于寂静“自我”或无上“空无”或非决定底“绝对者”里。大全知识之道，则假定我们是原意要达到一整体底自我圆成，而所当消除的唯一事物，便是我们自己的无知觉性；“无明”及“无明”之果。祛除这有体之虚伪，现形为私我者；于是我们的真本体可在我们内中显出。祛除这生命之虚伪，现形为徒是情命底欲望与我们的身体生存之机械常轨者；则我们真实生命，在“神主”的权能中和“无极者”之悦乐中的，将要出现了。祛除识感之虚伪，解除其隶役于物质表相与相对底感觉；则我们内中有一更大底识，能由此诸识而启对事物中的“神圣者”，且神圣地对之反应。祛除情心之虚伪，及其混浊底热情与欲念及其对偶底感情；则我们内中一更深底情心，以其对众生万物之神圣爱，对“无极者”之回答的无尽热忱渴慕可能开启。祛除这思想的虚伪，并其不完善底心思构架，及其顽固底肯定与否定，有限底除外底集中；则“知识”的一更伟大底官能在后，能启对上帝与性灵及“自性”和宇宙的真实“真理”。一整体底自我圆成，——一绝对，一极顶，给情心的经验，给它的爱，乐，崇奉，敬拜之本能；一绝对，一极顶，给诸识，为了它们于事物形相中之

神圣美与善与悦乐的追求，一绝对，一极顶 给生命 为了它于工作，于神圣权能 主制 与完善的追求，一绝对，一极顶 超出其自有的限度者，给思想，为了其于真理与光明与神圣智慧和知识的饥渴。这些在我们本性中的事物之收场，不是什么事物完全异于它们自体，而将它们从之一概抛弃的，却是一点超上底什么，其间它们同时超上了自体，得到它们自体的那些绝对与无极，它们的无可度量的和谐。

在传统底‘知识之道’后面 卓立一超越为主的精神经验 是正了它的销除与引退的思想程序。深沉，严密，动人，于一般人为共通底，只要人已度越了活动心思地带的某一边限，而进入了无涯底内中空间，这便是解脱的伟大经验，知觉到内中一点什么 在此宇宙及其一切形式 利害 目标 事实 缘会之后 且出乎其外 为平静 无着 无关心 不可限 不动 自由 是上窥到我们上面的什么 不可名相 不可摄持者 倘我们泯除了人格 便能进入其中 是遍在底 永恒底 为见证的‘神我’之当体存在 是一“无极性”或一“非时间性”之感 从其对我们的一切生存之庄严底否定下窥 而且单独是唯一“真实”事物。这种经验 乃精神化了的心思之最高升华，凝定地望到其自体存在以外。没有未经过这番解脱的人能够全然无有于心思及其罣碍，但是，人不必勉强要永远留连于这经验中。纵其为伟大底，它只是“心思”于超出它自体及其一切所能思议者之倾倒底经验。这是一至上底负极经验，但在这以外，尚有莫大底一切光明，属于无极底“知觉

性”，一无限底“知识”，一肯定底绝对“当体”的。

精神知识的对象是“无上者”；“神圣者”；“无极者”；“绝对者”。这“无上者”与我们个人体有其关系，与此世界有其关系，而双超心灵与世界。世界和个人皆不是它们像是这样，我们的心思和识感，只要仍未为一高等超心思底超识感底知识官能所启明，则给我们关于它们的报告皆是一伪报，一不完善底遍计，一薄弱化了的多谬误底形相。可是世界和个人之似是者，也仍然是它们真是者之一相，指向其自体以外在其后的真实性之一相。真理，以修改我们的心思和识感所给我们的价值而进行，而且起初以一高等智慧之作用，启明着，尽可能纠正着无明底识感心思和有限底物理智慧所作的结论；这便是一切人类知识与科学的方法。但出此以外，有一知识，有一“真理知觉性”超越了我们的智识，而引我们入乎真实光明，智识只算是其折光之一缕。在那里，纯理性的抽象项目，心思的遍计，皆消失了，或皆转变为具体底心灵视见，及巨大底精神经验之真实。这知识可转对绝对底“永恒者”，消失其心灵与世界之见，但也可从那“永恒者”而看那存在。时若那么作了，则我们发现心思与识感之无明，及人生之一切似是底空无，皆不是知觉体的一无用底远征，一累赘底大错。在这世间，凡此皆设计为一粗糙底基地，以备自“无极者”而来的“心灵”之自我表现，为一物质基础，以备其在此世界的名色中之自我展开与自我保有。是真，它们及凡在此世间之一切，在它们本身皆无意义，为它们更建出分别底意义，便是

生活于一幻有或‘摩耶’中，但它们在‘无上者’中有一无上意义，在‘绝对者’中有一绝对权能，是那且依据那‘真理’，乃规定了它们的今之相对价值。这是结合一切的经验，乃最深整体底且最亲切底自我知识与世界知识之基础。

关系到个人，‘无上者’乃我们自己的真实底最高底自我，乃我们在真际之为我们者，乃在我们已显示的自性上我们之所属者。一精神知识，出动要达到我们中间的真实‘自我’，必定弃除如传统底知识的路之弃除一切误入底现相。它必得发现此身体非我们的自我，非我们的存在之基础，这是‘无极者’的可识感的一形相。经验到“物质”为世界的唯一基础，此生理底脑经与神经和细胞及分子，为我们中间的一切事物之唯一真理，唯物论的这笨重无当底基础，乃是一欺骗，以半见为全，误以事物的黑暗基础或阴影为光明本质，以动人底零圈符号为“全体”。唯物论的理念，误以一创造为创造底“权能”，误以一表现之工具，为“那”所表现者与能表现者。物质与我们的生理底脑经与神经及躯体，皆是一生命力量之一个作用的基础和原地，这力量用在联系“自我”于其工作之形式，且以其直接动力支持它们。凡物质运动，皆一外表纪录，由之而心灵表呈其于‘无极者’的某些真理之知见，在‘物质’之名色下使之发生效能。这些事物皆一文字，一纪录，一象形文字，一系象征符号，其本身则非其所示的事物之最深底真实意义。

“生命”也不是我们的‘自我’，在脑经、神经和身体中活动

的能力 生命力 不是 这是“无极者”的一种权能 但不是其全部权能。经验到一生命力运用“物质”作工具，为万事万物之基本，渊源，和真实底总和，生命论之动摇不坚定底基础，乃是一欺骗，以半见为全，误以近海洋的一波涛为整个海洋和海水。生命论的理念，以一点强力底但是外在底事物为真元。生命力量，是一超越了它的知觉性之机动。那知觉性被感到，而且作为，但对我们智慧中无效 直到我们达到了我们如今之极顶，“心思”这较高一项。“心思”在此似乎是“生命”之所造 但如实它是“生命”本身的及在其后者的后在义，而不是其究竟义，是其秘密的一比较知觉底表呈；“心思”不是“生命”之表现 而是那以“生命”本身为其一较少光辉底表现者之表现。

可是“心思”亦复如是 我们的心思体 我们的思惟和理解部分 不是我们的“自我”不是“彼”不是终亦不是始 它是从“无极者”投射出一道半光明。经验到心思为形色和事物的创造者 经验到凡此形色和事物唯独存在于“心思”里 理想主义的薄弱微妙底基础 也是一欺骗 以半见为全，一道黯淡折光 被理想化为太阳的燃烧体质及其光华。理想主义的视见，亦未达到有体之真元 甚至未触到它 只触到“自性”的低下一态。心思是一知觉底存在之不定底外表晕光，这存在体不为心思性所限制，却超过它。传统底知识道之方法，销除这一切，乃达到一纯粹知觉存在之概念和实践，为自体觉知，自体福乐，不为心思和生命与身体所限定者，以至于其究竟底正极底经验，乃是“自我”（At-

man), 我们的生存之原始底和真元底本性。这里, 终于有点什么在中极上是真实底了, 可是急速以达到它, 这知识便肯定在思惟心与‘最高者’间没有什么了,^①而且, 在三摩地中闭住了眼睛 试欲冲过一切真在其间的 甚至不一看‘精神’的这些伟大光明之国土。也许这达到它的目标 但只是在‘无极者’中睡去了。或者 若使仍其清醒 则此自我泯没着的‘心思’可能入乎对‘无上者’的最高经验, 而不能入乎“无上者”的无上体(Parātpara)。“心思”只能在一心思化了的‘精神’底微茫中觉知“自我”只能觉知在心思上反映出的‘真、智、乐’。最高底真理, 全般自我知识 不是由这么自我蒙蔽了一跃入乎‘绝对者’而得, 乃是由耐性地度出心思入乎‘真理知觉性’中而得 在‘真理知觉性’中, ‘无极者’可能被知道 被感到 被见到 被经验到 在其无尽底富藏之全般充实中。在此我们发现这我们将要是为的“自我”则不仅是一静定底稀薄空洞之‘阿特曼(自我)’而且是一伟大底动性底‘精神’是个人底 是宇宙底 又是超上底。那个“自我”和‘精神’不能以心思的抽象概说表白 凡见者和神秘者的一切灵感底叙述, 不能罄尽其内容和光华。

关系到万有 则‘无上者’乃‘大梵’即唯一“真实性”不但是万事万物的形色与力量与理念之‘精神’底, 物质底, 和知觉底本质 亦复是其渊源 持载者 与保有者 是宇宙底与超宇宙底‘精

① *buddheh parastu sah*; 更上于智者, “彼”也。按: 出羯陀书。

神”。我们所能将万事万物销减到的一切最后诸项，“力量”与“物质”，“名”与“色”，“神我”与“自性”，皆仍然非全般是此万有之真为万有者，或在其本体或在其自性里。正如一切我们之为我们者，是一无上“自我”之活动与形式，心思底，性灵底，情命底，和物理底表现，而这无上“自我”非为心思与生命与身体所限定，同样的，此万有是一无上存在之活动与形式，与宇宙底心灵表现和自性表现，而这无上存在，非力量与物质所限定，非理念与名与色所限定，非此“神我”与“自性”的基本分别所限定。我们的无上“自我”与无上“存在”之已成为此万有者，皆一精神，一自我，一存在。个人在本性上是万有“本体”之一个表现，在精神上是“超极性”之一道流衍。因为若使他发现了他自己，他也发现到他自己的真自我不是这自然底人格，这造成的个性，而是在与他人“自性”的关系中，为一遍是体，且在其向上阶段中，是无上底超极“精神”之一分，或一生活着的正面。

这无上“存在”非此个人或宇宙所限定。因此一种精神知识，可超越或甚至销除“精神”的这两种权能，而达到一概念，有某事物为究竟“超上者”，有某事物不可名言，在心思上不可知，一纯然“绝对者”。传统底知识之道，便销除个人和宇宙。其所寻求的“绝对者”乃无相，不可名相，无因缘，不是这，不是那。可是我们能说这是“太一”，这是“无极”，这是“无可名相之福乐”，

① *neti neti*：“非此也，非彼也”。

知觉性 存在”。虽于心思为不可知，可是由我们个人有体，由此宇宙之名色，我们能接近此无上“自我”即“大梵”之实践，由此“自我”之实践，我们也可达到此究极“绝对者”之某种实践。我们的真“自我”则此“绝对者”的在我们的知觉性中之真元形式。这些皆是人类心思迫不得已而用的机巧，倘若要将一超上底不受形况的“绝对者”，对自体全然形成任何概念。否定之一法于它是必不得不用，以便除去其自有的一切界义和有限经验；它不得不由一溟濛底“不决定者”而入乎“无极者”。因为它生活于构架与遍计的一封闭了的牢狱中，这些构架与遍计，于它的作用为必需，但皆非自体存在底真理，不是“物质”的或“生命”的或“心思”的或“精神”的真理。但是，倘若我们一旦能渡出“心思”的前线微明以外，入乎超心思底“知识”之浩大界，则这些机巧不复是必要了。“超心思”，于无上“无极者”有迥乎不同底一正极底，直接底，生动底经验。“绝对者”出乎个人性以外，亦出乎非个人性以外，它却又双是“非个人者”与无上“个人”和一切个人。“绝对者”超出了一性与多性之分异，它却又是“太一”与一切宇宙中之无数量底“多”。它超出了一切性质上的限制，可是它不为一无性质之空所限制，而亦是一切无穷极底性质。它是个人心灵和一切心灵，又多于此一切；它是无相之“大梵”与此万有。它是宇宙底亦是超宇宙底精神，无上之“主”，无上“自我”，无上

① *svarūpa* 即“自相”或“自色”，。

“神我”与无上“威力”，永远未生者“却无尽出生”，无极者“而为无量有极”，多数底“太一”，复杂底“简单者”，多方底“单独者”，无可言说之“玄默”之“言”，非个人底遍在底“个人”，“神秘”在最高知觉性中对其自体的精神为半透明，但于一较低底知觉性，则隐蔽于其自体的超越底光明中而永远不能透入。这些事，对于量度分底心思皆不可调和的对待，但对于超心思底“真理知觉性”之恒常视见与经验，它们皆如此简单如此必然是彼此的内在性质，以致想像它们为相违者也是一不可思议的暴行了。度量着与分别着的“智识”所建造的墙壁，皆消失了；“真理”在其简单与美中出现，销减一切而化为其和谐与一体与光明诸项。度分与分别犹存，但只作为符号备用，不是给自我遗忘底“精神”的一分别监狱。

超上底“绝对者”及其在个人与万有中之后果之知觉，便是终极底永恒知识。我们的心思可在各个不同底路线上处理它，可在它上面建立各派相冲突的哲学，可限制、修改、着重、轻略知识的某些方面，由之而演绎出真理，或谬误；但我们的智识底分异与不完善底叙述，对此究竟底事实不关轻重，即倘若我们将思想与经验推到其尽头，这便是它们所终止的知识。一精神知识的瑜伽之对象，不能是旁底什么，除非是这永恒底“真实性”，这“自我”，这“大梵”，这“超上者”，居临万有且在万有中的，在个人中显了亦又隐藏的，在宇宙中显了亦又蒙蔽着的。

知识道之极诣，不必须继以我们的世间生存之消灭。因为

我们使自己与之同化的“无上者”我们所没入的“绝对者”和“超上者”，常有我们所寻求的完全底究极底知觉性，而他仍以之支持他在世间的活动。我们也不必勉强要信我们的世间生存便终止了，由于既达到了知识，其目的或圆成已经达到了，因此在世间以后我们便没有什么事。因为我们起初所得到的，并其解放与不可量的玄默和寂静，只是个人在他的知觉体之真元中的永恒底自我证会；在那基础上仍将留有工作，非寂默所消灭，与解脱和自由为一，有无极地进展着的“大梵”之自我圆成，有其在个人中的动性神圣显示，且以他的当体例证，与他人中与在整个世界中之动性底神圣显示，——留待“巨灵”们所作的事。我们的动性底自我圆成不能作就，只若我们仍长此留居于自私底知觉性里，在心思的烛光所照的黑暗中，在束缚里。我们如今的这有限知觉性，只能是一准备场所，它不能成就任何事；因为凡其一切所显示者，皆被一私我所驾的无明与错误损伤而又损伤。“大梵”在显示中的真实底神圣底自我圆成，只在“大梵知觉性”的基础上有其可能，而且因此是由于已得解脱的心灵（*Jīvanmukta*）之接受生命。

这便是大全知识，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何处且在无论何种情况下，对于有眼光而见者，一切皆“一”——对于一神圣底经验，一切便是“神圣者”之一整体。只是心思为了它自体的思想和企慕之暂时方便，乃要划出一条严格区分的人为界线，永恒底一性之一方面与另一方面间持续不相称之虚撰。已得解脱的知者，生活

而且行为于此世间，不下于被束缚的心灵与无明底心思，而是更甚，作一切事业，却为之以真知识与一更大底明觉底权能。然而他如是作为，却不曾被没收去无上底一体性，也不从最上知觉性和最高知识堕落。因为“无上者”，无论其于今对我们怎样隐藏了，终是在此世间，不下于他可能在最极底不可名状的自我灭没间 在极无容忍底无余‘涅槃’里。